

王雲五主編

宋蘇軾朱熹序

後學時兆文黃姬水等校正

宋范文正公(仲淹)年譜

附補遺及言行拾遺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初版

宋范文正公(仲淹)年譜

一册

附補遺及言行拾遺

定價新臺幣十四元正

序者 蘇軾 朱熹

校正者 時兆文 黃姬水等

主編者 王雲 五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考索引卷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年表形式

十卷而民了同一之也。因抗戰而中止。為日

國二十一年一月二二日。抗戰而中止。為日

二十一年一月二二日。抗戰而中止。為日

二十一年一月二二日。抗戰而中止。為日

二十一年一月二二日。抗戰而中止。為日

二十一年一月二二日。抗戰而中止。為日

二十一年一月二二日。抗戰而中止。為日

二十一年一月二二日。抗戰而中止。為日

諸君の訂、或口授言中の人筆述、不似上打謄
 主簿三書久、左の人故著、誠見以或遺物也の
 功著、陳本の謄主記程、古才不述之り史を大
 於詳確、古代其化原の語詠名山修詠其人、故
 解有能是、此與原氏百史家の新領の終節可釋
 、通年不利の新領之記載、甘本則法、七或曲
 考の之、年而各回時史也の具者正為載之考
 也、本冒意曲也七、今則法異神、然曰是也免
 失事也、抄與新人有謄相載、能、為世異否
 中、今亦復之有謄の考也。

式及之等門也、連同該也人新心及土地者也
 差利、合計之是二万株以上、功徳の十年前未
 差之功、功者二三年、者一而経訪道位可計五
 、若平部道三万株左右、一而送野結要及是所
 多者内表也、功定何百二万株、一而遊語詢
 為考引、公名後主都之攻考引、功在二二万為
 之也、功後集を讀考引之七代、二万株以細也
 考引之取定記位、世々功徳考引、功は孤在之
 功徳先の多也、功徳を少は功徳考引、功徳は
 功、功徳定何本寺の月也毎月業功十株、分

輯考の、下收成と同大正院一の廿二百年、重
 大難多あり二十の分式三十二年、廿三百年、重
 原成古小不友、廿の分式三十二年、字譜二部
 並り親、在架王地家か作廿二百年、傳字譜三
 十の分式、傳字譜三十二年、人、又原考の
 の考、字譜三十二年、原成古小不友、廿の分式
 五七、同一傳字譜三十二年、原成古小不友、廿
 大、其考の分式三十二年、一敬、原成古小不友、廿
 原成古小不友、廿の分式三十二年、原成古小不友、廿
 在原成古小不友、廿の分式三十二年、原成古小不友、廿

中華民国七年三月十日
 王厚昌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六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劫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板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十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百四十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為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為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為勝朝所撰，遇有不利于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為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為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為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迫真；然合治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為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懲前毖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為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竊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為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為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為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為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為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為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為序。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王雲五

范文正公集叙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適逢歐陽文忠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

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東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俗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業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注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嚙肯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于漢中論劉項短長盡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荊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

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大夫人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權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湏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軍州事蘇軾叙

天曆戊辰改序
歐陽文忠公集
子家驛歲寒堂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今之
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
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
而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
壅蔽之萌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
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

年新安朱熹書

宋范文正公（仲淹）年譜

范文正公集 年譜

范文正公年譜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燾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承乂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水為唐丞相
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上柱國隋懿宗
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誥書猶存至十一年
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
遂為中吳人曾祖夢齡任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
大師徐國公祖贊時任吳越九歲童子出身終祕書
監宋贈大師唐國公父壻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
度掌書記武寧軍即徐州封大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
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
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
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為姓名說上長白山僧
舍脩學隨泉寺內有祠後居南都郡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
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弟忠信祥符八年年二
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廣德軍
司理後迎侍母夫人至姑蘇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
之者公堅請云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親始許焉至天
禧元年為亳州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

位益顯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卹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皆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贖奉宗族無間親疎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咸有贖給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凡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仕至參知政事諡文正道德博洽曰文經天正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韓琦作序李氏參政昌齡女也公有四子長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為文章雜籍可稱嘗侍公城馬舖率兵馳獵其地西戎兵衆大至且戰且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以為安次曰純仁字孝夫皇祐元年進士相裕宗諡忠宣御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次曰純

禮字彞史仕至高書右丞次日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節度掌書記官舍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六十四歲于皇祐四年也
 淳化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按公誤鄂鄂友人王鑄嘉表云君之父贊善公衮慷慨有英氣著為唐律詩歷著作遇判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史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戴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嘯詠於郭杜之間
 二年己酉年二十一歲讀書長白山禮泉是歲改科舉取士按言行錄載凍水記闕曰范公少冒朱姓舉學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為顯官當立威名於世
 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歲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為四塊早晨取二塊斷盡數置入少鹽以啗之如此者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歲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會

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
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
朱兄弟不樂曰我自月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
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適朱
氏公感憤自立來欲自樹立門戶佩琴劍徑趨南都
謝夫人嗾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
迎親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有睢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學舍
家錄云真宗謁太清官幸嘗駕次南京皆往觀之獨
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晚留守有子居
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
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
物而不下筋得非以相况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
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適享威饌後日豈能啗此粥
乎又按遺事云公廩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
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體粥不充日
異始食

八年乙卯

甲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懼修
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長白一寒儒
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三月雨隨車鼓吹迎前道
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調廣德軍司
理參軍按張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未
就者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釋褐為

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
威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
上比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驚馬徒步而歸非明於
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
登任版始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
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按九城
也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云非霸越乘舟偶
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用事最為親
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為譙郡從事老州祭龍圖楊給事
文曰余歲三十乃從事于譙獨樓難安兮孤桓易搖
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其乎神交又太
子中會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為譙之從事秋八
月遷皇儲資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秘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省省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有西溪見杜

丹詩西溪書事接皇朝額苑云初呂文靖嘗官于此
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人以二公詩故
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重護以朱欄歲久益茂為西
陵奇觀

仁宗皇帝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十二
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言冠

舉被誣事除興化今時富鄭公弱冠來調公識其遠
大力教職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略云昔弱冠誦識公
海陵顧我舉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知已服膺自是
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
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登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
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論公實飭之徒楚州糶料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教文弊復
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實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張綸
言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堰久廢不
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
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
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
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與會大雨雲驚濤洶洶役
夫散走旋濤而死者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
詔遣中使按稅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
公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
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又按記聞通泰
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可稼
稽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
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為興化

公軍斯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
利興化之民性性以范為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寓南
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殊為留守遂請
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
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
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
略云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
乎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
下之憂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選舉敦
教育養將材保直臣俛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
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掌學有
孫秀才者索遊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
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
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
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
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
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為學不舍晝夜行復
脩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
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有送李紱殿院赴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
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輸

闕詩按九域志南京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

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輸

闕詩按九域志南京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

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輸

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遂以狀舉公其略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群才効用惟小大之畢力叶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墀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為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支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典海鹽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教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云云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立之誥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以公為樞密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七年乙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不入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脩太常因草禮求之故府朝政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為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為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所薦公為館職聞之大懼召公詰以狂率遊名且將累朝薦

者公正色抗言曰其級屬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略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資於多士俾無害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贖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負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駁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上既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廢指明聖樞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是保嬰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尊疎入不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大一官等處乞下陝西市村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違今復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宮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

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駉推官書七月十二日有與歐
 陽書上疏言減郿邑以平差俸其略云天下郡縣至
 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
 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
 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便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
 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主戶四千不
 至逼迫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
 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
 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已下
 抽差是使墜後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
 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
 邑之中有權酷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
 而坊市仍舊所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
 財可阜也有上資政晏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
 邵氏聞見錄云富鄭公初遊場屋修伯長謂之曰
 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
 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遣人追
 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承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
 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闢一
 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以
 大理寺丞下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
 伏君為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為善皆
 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
 曰富脩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臯為壻後改名即

富公弼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按登科記天聖八
 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公遷太
 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轉官恩澤移贈
 考妣其略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
 求磨勘今為遷奉在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
 之中已丁何佑鞠養在母慈愛過人卹臣勿孤憫臣
 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血踰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
 遊學之初違離者久幸嘗殞血幾至喪明而臣仕未
 及榮親已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極之報曾無今欲
 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
 及追榮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
 覃廣愛之風奏致致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丘聞京師多不關有
 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唐中宗朝
 上官婕妤賀正氏賣墨教斜封官為戒又屢上疏言
 內降之弊引韋后為戒
 二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親
 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為陳州通判太常博士
 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語以楊太妃
 為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
 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
 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剛去參夫等語
 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時太后既崩

言者多迫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愚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勾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災傷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間曰官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月甲申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滯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味草者頓草進御請示六官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爲壽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郡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先是美人尚氏於上前有佞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內侍聞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怒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爭妃玉京冲妙仙師

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中丞孔道輔等知諫院孫祖德等詣番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闕扉不爲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上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賢君所爲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大平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秦州公知睦州祖德等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史楊偕諫與道輔等俱貶御史亦勸復言廢后及不許請對之說爲非是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以來說路蹶入不報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三首出中桐廬道中十絕公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柔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傳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奇勝且有章阮